

何冀平 程治平

探索與被探索的「歷史中人」 不忘初心講好中國故事



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 特別報道

香港中西薈萃，許多中國知識分子、文化人與這裏有不可分割的淵源，他們對弘揚中華民族文化有份承擔和使命感。資深傳媒人電視台主編程治平與著名編劇家何冀平伉儷，既是香港人也是北京人，他們擁有獨特的經歷，堪稱兩地探索與被探索的「歷史中人」。作為從事文化傳播者，敏銳的觸覺和豐富的經歷，更加令他們知道如何才能講好中國故事。在他們眼裏中國執政黨的自我糾正能力之強是世界之最，「現在中國共產黨提倡的『不忘初心』就是一條真正正確的路線，執政者是為老百姓，大家對國家的感情自然油然而生。」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焯羚、胡茜

作為愛國知識分子，程治平何冀平夫婦擁有在港京兩地成長生活的經歷。他們表示，回看兩地這些年改變，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下國家的發展快速，從扶貧脫貧的成果，對新冠疫情的處理手法，以人為本的政策，讓人驚喜！

「中國共產黨提出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』，執政就是要看老百姓擁護不擁護你，如今全國人民都擁護你，就是最好的答案。」程治平說道。

從北京到香港 見證國家巨變

夫婦倆都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從北京回到香港定居。兩人均有同感：「這三十多年來，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尤其是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。以前我們回內地都會帶很多東西給親友，無論大件小件，內地親友都非常喜歡。後來，情況恰恰相反，我們每次從內地返港，都要帶很多東西回來，即使平時在港也常上內地網站購物，內地貨真是又便宜又好。內地人民曾經也為居住窄小苦惱，但是現在，他們一般都有自己寬敞的住房，許多人還有私家車，作為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對人民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』的莊嚴承諾。」

他們又舉例，去年以來在抗擊新冠疫情方面，中央政府及內地各省市有承擔、有對策、有措施、有實施，嚴防死守一絲不苟，偌大的中國，十幾億人口，能做到零感染少量感染，人民可以照常生活旅行娛樂，全世界有目共睹。

「一百年，對於一個政黨來說時間不算短，但對一個國家來說又很短。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，由百年前成立之初十幾名黨員，發展到如今逾九千萬人的世界第一大政黨。我們的父輩見證了歷史，看到中國共產黨如何奮戰，依靠人民支持取得勝利，建立新中國，讓國家不斷發展強盛。中國共產黨領導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，走向繁榮富強，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。」程治平由衷地說。

港多元文化促寫就歷史故事

而作為一名書寫中國近代史劇作的作家，程治平的太太何冀平無疑也是幸運的。她的生平伴隨著歷史鋪陳展開，尤以內地與香港的關係為主線，歷經了改革開放等時代變遷。何冀平編劇了許多有關歷史的大戲——《明月幾時有》、《決勝時刻》等等，無不與自身或丈夫家世有關。她認為書寫出這些故事，與在香港三十餘年的生活分不開。事實上，香港出生的何冀平幼年便離開了香港北上求學，再到後來在京結婚，在北京生活了很長的日子。上世紀八十年代隨丈夫回到香港定居，初時何冀平並沒能立即融入這片土地的文化，直到為導演徐克寫完劇本《新龍門客棧》才聲名鵲起，再度迎來事業的高峰。

何冀平坦言也是因為寫劇本《明月幾時有》(本來片名為《大營救》)的時候，也才第一次比較詳細了解香港這段光輝歲月，更加認識到共產黨人在中華民族抗戰過程中所作的犧牲和貢獻。1941年12月8日，日軍侵佔香港，大批知名愛國文化精英滯留香港，危在旦夕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(東江縱隊前身)臨危受命，把這批文化人秘密轉移北上，護送他們到大後方。香港大營救前後持續了一百多天，八百多名滯港的文化名人、愛國民主人士及其家屬安全撤離，無一傷亡。

這場「勝利大營救」成功營救出有茅盾、鄒韜奮、何香凝、陳歌辛、瞿白迫、夏衍、丁聰、洪邁、廖夢醒、歐陽予倩等文化人。何冀平說，共產黨動員了所有能動員的力量，大家一致對外，才出色地完成搶救文化人的任務，「我睇東江縱隊嘅資料時也很感動。」回望這段歷史，她感覺都是在探索與被探索的「歷史中人」，十分有趣。

「香港這個地方的文化是太好了！」何冀平由衷讚嘆道：「這裏既有西方的殘留文明，也有飽滿的中式傳統，這種華洋交雜的文化是別的地方再也沒有的。所以真的要好好珍惜和堅守這優勢。」何冀平舉例，她為香港話劇團寫的《德齡與慈禧》，內地群眾非常喜歡，此劇目前在內地上座率總是百分百。「我想是因為這部話劇有它的獨特之處，它既不是一個全然的外來物，不是搬西方名劇翻譯過來，也不純粹講中國文化，這是什麼風格？——這就是香港的風格。」正是這種多元文化的衝擊和融合，令這部《德齡與慈禧》源遠流長，享譽多年。



電影《明月幾時有》北京記者會。



著名編劇何冀平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

在港「愛國宣傳」講技巧 媒體文化人肩負使命

這些年中國內地致力於傳播愛國文化，凝聚人心，探索以怎樣的傳播方式去弘揚中國文化核心價值，在國際上講好中國故事。「而文學、新聞和戲劇這些藝術形式，對於歷史故事的傳播是另一種傳承，我們深深感到了身上的使命感。」何冀平說。

何冀平寫劇本，不愛從大局上去看，她往往希望提取大背景下的小人物。就連寫《決勝時刻》的時候，何冀平知道面臨的是一個頗大的「主旋律」國慶題材，如何寫出新意呢？她將領袖毛主席身邊的小人物提取出來，為的是刻畫主席身上更加貼近人性、血肉的東西。她說：「無論是怎樣的題材，都應該從『人』出發。」

這些年她也看別人寫的主旋律電影，能夠感受到內地電影業在這觀念上一種超然的進步。她認為，主旋律倡導的是內核的東西，並不能硬塞一個「必須愛

國」的觀點給觀眾。「導人向善，導人向善。香港的藝術機構基本上能夠做到一些，比如《少林寺》那樣的影片，不需要講出絕對的愛黨愛國，而是去講人性，講民族團結。」

程治平作為媒體人，亦認為這樣的「宣傳」既有必要，卻亦要講求技巧。若是講中國目前的發展新面貌最好的方法就是讓外國人來看，讓住在中國的外國人來講他們眼中的中國，相信更有說服力。「至於在香港這個複雜多元的城市，我們盡量平和一些、中立一些，態度『低調』一點，這樣會讓人容易接受。」

他說，如何講好中國故事，是眼下都關心的話題，媒體、文化藝術首當其衝。「故事向誰講，如何講，已不僅僅是影視戲劇的寫作題材，而是『內是引導，外是展示』，我作為行當的從業人，是有責任的。」

打破不合理行業保護 香港不愁沒人才

在1997年回歸前夕，香港掀起一股移民潮。由北京返港定居的程治平成了不少香港朋友的諮詢顧問，他為朋友分析局勢，解除他們的困惑、打消移民念頭。如今在香港國安法的震盪下，由於攪炒派的抹黑和誤導，香港又出現移民話題。程治平說，近年香港出現的移民風潮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所接觸的移民不同，一些港人被煽動參與了黑暴違法活動，情急之下，他們找過境外反華勢力伸出的稻草，投入向外移民的行列，對這種人還有什麼必要加以勸導呢？

程治平說，1997年前，那時候資訊尚未發達，港人對內地普遍存在生疏感和不了解，對新政治經濟設計「一國兩制」模式，及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維持「五十年不變」是否真的落實？有憂慮是正常的。

他說：「正因此，每當我被邀參加聚會時，不論對方有什麼意圖，我很樂意與他們分享心得，也了解一下這些人的心態和想法，然後進行解釋和開導。我擺事實，用真實的數據，講真實的故

事，來說明祖國建設的發展的新成就，『一國兩制』的設計可以給香港帶來許多的機會。結果證明了中央一直對香港堅守『一國兩制』原則。」

程治平又指，香港國安法去年6月公布實施後，香港社會恢復秩序，重回良性軌道。但黑暴攪炒勢力當然不甘心，挖空心思抹黑散播「香港沒落論」，恐嚇及誘惑更多的市民向外移民。

對於這些抹黑伎倆，特區政府應該加大反擊力度，同時抓緊防疫，促早日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往來和經濟活動，用經濟數字回擊造謠生事者。

他認為，全世界的一流大城市無一不是採用人才引進優惠政策，只要特區政府敢作敢為，打破不合理的行業保護，衝破狹隘自因關卡，施行更多切實可行的引進人才措施，一個大灣區就已有充沛的人才儲備，更別說還有整個內地的人才圈，可為香港源源不絕地供應各種人才。



程治平認為，為人民的政黨自然贏得愛戴和體諒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



在行軍中的港九獨立大隊成員。



當年東江縱隊戰士護送文化精英回後方。



程治平童年是名副其實小爺仔。



少女時代的何冀平。



特稿 那些年 他們的人生承載着歷史

兩位愛國知識分子來自不平凡的家庭，程治平與何冀平的相識相知，還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淵源。原來他們各自的父親都是國民黨政府高官李宗仁身邊的官員，同屬「桂系」，兩家人是世交。程治平說，從來都知道有位「何伯伯」，但並不曾想對上何家千金是何冀平，「記憶中我有一張照片，就是我被抱着的，在『蔭園』裏(何冀平父親的家)。」

何冀平與程治平同樣是幼年在香港度過，她說，「至今還能記得彼時仍是一片荒蕪的荖灣，有父親創辦的學校和一間『蔭園』，其他已沒有太多記憶。」

各自經歷時代轉變，再重遇，兩人有種天然心靈相通，然後走在一起。何冀平感慨地說：「別人不一定理解我們的背景和經歷，但我們互相就有一種默契和共同語言。」而程治平認為與妻子最大共通點不僅僅來自兩家世交，而是「都是北京孩子」。

兩個香港出生的「北京人」經歷確不尋常。程治平父母為了讓他有更多機會了解祖國，把他從教會學校轉到愛國學校上學，程治平也很喜歡，在校園裏唱紅色歌曲。放暑假到內



何冀平夫婦在北京「七君子」集會地合影。

地遊歷，比其他同齡小朋友多了一份見識和對國家的感情。1965年，父親程思遠陪同李宗仁伉儷從海外回到祖國，中一的程治平也隨父母轉往北京定居，很快適應了，變成「北京孩子」。

程治平之後被安排入讀頗有名望的101中學。「在香港曾讀愛國學校的我，很適應101中學的學習環境，可惜因為『文化大革命』中斷了升大學機會。」程治平說道。文革後全國高考恢復，成了他人生重要的轉捩點。「鄧小平提出這政策是一個極大的功德，所以我一直很崇敬他！」

而何冀平也在時局的長河中顛沛流離。由於父親仍在香港生活，這層關係便成了她在北京曾遭人「嫌棄」的因素。同樣因全國恢復高考政策，何冀平被中央戲劇學院的戲劇文學系錄取，準備拿着筆桿子書寫故事，也寫自己曾經的歷史。在歷史的眼光下長大的孩子，他們固然有屬於自己的作品承載生命，卻又是另一個視點中的歷史。



何冀平與丈夫程治平相知相愛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